



魯 迅

兩地書







魯 迅

两 地 書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

鲁迅與景宋的通信

兩地書

上海青光書局印行



《兩地書》初版封面



出版說明

本書這次出版，曾經依照作者的手抄本和作者自己編定的初版本，作了初步的校勘。凡在以往各種版本中存在而為我們所已發現的排印上的錯誤，都已經加以改正。同時，我們又試加了一些注釋，附在全書的後面，在正文中則標以 1、2、3……的號碼。

本書最初於一九三三年四月由上海青光書局出版。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、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《魯迅全集》中，本書編入第七卷；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《魯迅三十年集》時，本書也曾收入。

本書這次試加的注釋，不妥、錯誤和不充分的地方一定不少，懇切希望讀者指正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八年十一月



856.18
814-6

目 录

序言.....	1
第一集 北京 (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)	5
第二集 廈門—广州 (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)	83
第三集 北平—上海 (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)	241
注释	275

867348

序 言

这一本書，是这样地編起来的——

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，我得到霽野，靜农，从蕪三个人署名的信，說漱园于八月一日晨五時半，病歿于北平同仁医院了，大家想搜集他的遺文，为他出一本紀念册，問我这里可还藏有他的信札沒有。这真使我的心突然紧縮起来。因为，首先，我是希望着他能够全愈的，虽然明知道他大約未必会好；其次，是我虽然明知道他未必会好，却有时竟沒有想到，也許将他的来信統統毀掉了，那些伏在枕上，一字字写出来的信。

我的習慣，对于平常的信，是随复随毀的，但其中如果有些議論，有些故事，也往往留起来。直到近三年，我才大燒毀了两次。

五年前，国民党清党的时候，我在广州，常听到因为捕甲，从甲这里看見乙的信，于是捕乙，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，于是連丙也捕去了，都不知道下落。古时候有牽牽連連的“瓜蔓抄”¹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，直到事实給了我教訓，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。然而我还是漫不經心，随随便便。待到一九三〇

年我簽名于自由大同盟，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“墮落文人魯迅等”²的時候，我在棄家出走之前，忽然心血來潮，將朋友給我的信都毀掉了。這並非為了消滅“謀為不軌”的痕迹，不過以為因通信而累及別人，是很無謂的，況且中國的衙門是誰都知道只要一碰着，就有多么的可怕。後來逃過了這一關，搬了寓，而信札又積起來，我又隨隨便便了，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，柔石被捕，在他的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東西來，因此聽說就在找我。自然羅，我只得又棄家出走³，但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，當然先將所有信札完全燒掉了。

因為有過這樣的兩回事，所以一得到北平的來信，我就擔心，怕大約未必有，但还是翻箱倒篋的尋了一通，果然無踪無影。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，我們自己的信倒尋出來了，這也並非對於自己的東西特別看作寶貝，倒是因為那時時間很有限，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過蔓在自身上，因此放下了的。此後這些信又在槍炮的交叉火綫下⁴，躺了二三十天，也一點沒有損失。其中雖然有些缺少，但恐怕是自己當時沒有留心，早經遺失，並不是由於什麼官災兵燹的。

一個人如果一生沒有遇到橫禍，大家決不另眼相看，但若坐過牢監，到過戰場，則即使他是一個萬分平凡的人，人們也總看得特別一點。我們對於這些信，也正是這樣。先前是一任他墊在箱子底下的，但現在一想起他曾經幾乎要打官司，要遭炮火，就覺得他好像有些特別，有些可愛

似的了。夏夜多蚊，不能靜靜的写字，我們便略照年月，将他編了起来，因地而分为三集，統名之曰《两地書》。

这是說：这一本書，在我們自己，一时是有点意思的，但对于別人，却并不如此。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热情，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；文辞呢，我們都未曾研究过“尺牘精华”或“書信作法”，只是信笔写来，大背文律，活該进“文章病院”^b的居多。所講的又不外乎学校風潮，本身情况，飯菜好坏，天气阴晴，而最坏的是我們当日居漫天幕中，幽明莫辨，講自己的事倒沒有什么，但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，就不免胡塗得很，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詞，从現在看起来，大抵成了梦囈了。如果定要恭維这一本書的特色，那么，我想，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。这样平凡的东西，別人大概是不会有，即有也未必存留的，而我們不然，这就只好謂之也是一种特色。

然而奇怪的是竟又会有一书店願意来印这一本書。要印，印去就是，这倒仍然可以随随便便，不过因此也就要和讀者相見了，却使我又得加上两点声明在这里，以免誤解。其一，是：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，看近来書籍的广告，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，則旧作也即飞升，連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，不过我們的这書是不然的，其中并无革命气息。其二，常听得有人說，書信是最不掩飾，最显真面的文章，但我也并不，我無論給誰写信，最初，总是敷衍敷衍，口是心非的，即在这一本中，遇有較為緊要的地方，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

含糊些，因為我們所處，是在“當地長官”，郵局，校長……，都可以隨意檢查信件的程度里。但自然，明白的話，是也不少的。

還有一點，是信中的人名，我將有幾個改掉了，用意有好有壞，並不相同。此無他，或則怕別人見于我們的信里，于他有些不便，或則單為自己，省得又是什么“听候開審”⁶之類的麻煩而已。

回想六七年來，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，在不斷的掙扎中，相助的也有，下石的也有，笑罵誣蔑的也有，但我們緊咬了牙關，却也已經掙扎着生活了六七年。其間，含沙射影者都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處所去了，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兩個不在人間，就是漱園和柔石。我們以這一本書為自己記念，並以感謝好意的朋友，並且留贈我們的孩子，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歷的真相，其實大致是如此的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魯迅。

第 一 集

北 京

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